

065_照一照自己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09)

凡夫，就是很平凡的，很普通的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博地凡夫，博地，就是大地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具縛凡夫，具縛，就是被綁著，被綁上了。被什麼綁上了呢？被這個煩惱綁上了。

所以呀，這個「凡」字，也可以呀，用那個煩惱的那個「煩」。這煩惱，一天呢，盡發脾氣，不論遇到什麼事情，都要發脾氣，應該發的他也發脾氣，不應該發的他又發脾氣，所以呀，一個煩惱的這麼一個人。具縛凡夫啊，就是沒有得到解脫，啊，好像啊，在這個世界被綁住了似的，綁到在，在這個五濁惡世。這五濁，就是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這五種濁。

我們到啊，這個(某某)那去給講 lecture，他們翻譯的這五濁，翻譯了三種，剩二濁他們不翻譯，大約啊，他們說啊，五濁太多了，三濁啊，已經就夠了，所以你們念到那個五濁惡世那就有很多人呢，不知道還有多了兩濁。

這個具縛凡夫，就在這五濁惡世啊，貪戀這個世界，說，啊，這個世界是真的，一切啊，非常之好，他就流連忘返。(流，流啊，就是那個水流那個流；連，連呢，就是啊，車字加一個走字那個連)。

「流連荒亡」，(荒，就是荒亂的荒，亡)。這個這是啊，在《孟子》上，說這麼幾句，說啊，「從流下而忘返，謂之流」，從那個流的下邊，啊，就往下流，往下流啊，忘了回來了，這叫流。「從流上而忘返，謂之連」，從這個流的上邊，去流，也忘了回來了，這叫連，流連。

荒亡，荒，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」，就是去打獵，打圍，hunting。那麼今天打獵，明天也打獵，後天也打獵，打來打去啊，總也打不夠，啊，越打越歡喜打，越歡喜打越打，這麼一天一天的，都把這個時間空過了，也不理國事，這是講，講的是這個做皇帝，啊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。「樂酒無厭，謂之亡」，一天到晚呢，就歡喜飲酒，沒有饜足，飲，越多越歡喜，越歡喜飲越飲，沒有夠的時候，這叫亡，流連荒亡。

這說呀，古來的皇帝，沒有這個流連荒亡之樂，沒有這種的娛樂。那麼他都是啊，管理朝政，治理這國家幫著老百姓謀幸福的。那麼現在這皇帝呢，都是啊，有這個流連荒亡啊，之樂，所以把這個國家也搞的一塌糊塗，亂七八糟。啊，這個呢，就是博地凡夫，這博地凡夫啊，所做的事情，就是顛倒。

其次啊，就是聲聞，第二的就是聲聞，這個聲聞本來是啊，證果阿羅漢，初果、二果阿羅漢。那麼他啊，也是不認識如來藏，如來藏性。為什麼他不認識？因為他只有人空了，這個凡夫就執著我，我所，啊，這是我的，這是我所有的，一切都執著。

二乘啊，他不執著我了，但是他執著法，啊，執著這個法。他不明白啊，這個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這一切法呀，都應該放下，況且啊，不合法。所以，啊，他啊，放不下這個法，所以這法沒有空，法沒有空，這還是執著；我執他雖然破了，法執還沒有破，這種法的執著。

怎麼叫聲聞呢？他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。佛說啊，這個四諦，他啊，一聽這個法就開悟了，所以呀，叫聲聞，聲聞人，這是二乘的一個一種。他所修這個四諦啊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他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。他覺得啊，這個世間一切都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，是苦的、是空的、無常、無我，所以他就發心呢，修道，這個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啊，想了生死，他一定要了生死。

他啊，「看這三界如牢獄」，啊，看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好像一個監獄似。啊，「視生死如冤家」，他看這個生死啊，這真是討厭，我一定要了生死，一天不了生死啊，啊，我一天也不休息，所以他就啊，修種種的苦行，那麼想了脫生死，這是聲聞人的執著。

說，那若不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你若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這個修，就是叫你無執著。沒有所執著，你才能了脫生死；你有一點執著，這個生死就不容易了的。所以聲聞人呢，在這個法執沒有空，法執沒有空，所以叫小乘。

我們修道的人聽到這個地方啊，就應該藉這個凡夫，和二乘這個鏡子，來照一照自己，我是凡夫啊？我是二乘呢？我是辟支佛呢？我是菩薩呢？要照一照自己。我有沒有執著呢？有人讚歎我一句，我會不會歡喜呢？啊，會歡喜，那就是凡夫。那麼有人讚歎我，我若不會歡喜呢，那是不是有執著呢？那又是木頭。你連歡喜都不知道了，那就等於木頭，石頭一樣。吃的迷魂藥，吃的太多了。

所以呀，讚歎你，你也不知道歡喜，也不知道不歡喜。你要是歡喜，就是凡夫；你如果不歡喜，就是木頭。啊，再若深了講一層，為什麼有人讚歎你呢？因為你歡喜人讚歎。為什麼人讚歎你，你像個木頭呢？因為你毀譽不動於心。毀，就是有人毀謗你；譽，就有人讚歎你；讚歎和毀謗，你能看成一樣了，讚歎到極點就是毀謗，毀謗到極點就是讚歎。

這個人呢，說你不好，為什麼說你不好呢？啊，就因為想要你好。他若不想你好，他不會說你不好；啊，說你這個人真壞，哦，他說你真壞，他就想要你不那麼壞嘛！